

Rabbit at Rest



兔子安息

〔美〕约翰·厄普代克 著
袁凤珠 王约西 译

42108 17124 7821

兔子 安息

Rabbit at Rest

〔美〕约翰·厄普代克 著

袁凤珠 王约西 译

重 庆 出 版 社

(川)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薛相林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刘黎东

〔美〕厄普代克 著 袁凤珠 王约西 译

兔 子 安 息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23.75 插页 5 字数 379 千

1993年7月第一版 1993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

*

ISBN 7-5366-2180-9/I·405

定价：8.50元



作者近影

内 容 提 要

《兔子安息》是当代美国名作家厄普代克驰名世界的“兔子”小说系列的第4部也即最后一部。它同《兔子，跑吧》、《兔子回家》和《兔子富了》一脉相承，表现了作家对社会、人生、婚姻、欲望和人的自我进行深入的观察与思考，并且给与了生动展现和揭示。它于1990年问世，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荣获这一年全美最佳小说奖和1991年普利策奖。

《兔子安息》主要是描写“兔子”哈里从1989年新年前夕到这年秋天这时期的生活。哈里已57岁了，4年半以前将斯普林格尔汽车经销店(公司)交给儿子纳尔逊掌管，他退休后，同妻子简妮丝住在佛罗里达海滨公寓，过着中产阶级人士一样的悠闲日子。新年前夕，纳尔逊和妻子勃鲁带着儿子和女儿到佛罗里达来探望父母。父与子多年来不和，矛盾重重。哈里发现纳尔逊行动诡秘，简妮丝帮着儿子掩盖。哈里回到宾夕法尼亚的故乡布鲁厄，看到他的亲朋、情人故去或离去，很是伤感。他最终查明纳尔逊吸毒并与同性恋者混

在一起，搞假帐骗他，偷光了公司的钱，不仅公司面临破产，而且还有被起诉的威胁，十分恼火。勃鲁受纳尔逊吸毒之害，遭受着性饥渴的折磨，竟与胡涂的哈里难以置信地同床。简妮丝声称决不原谅哈里，谴责他“堕落”。哈里在内疚和出卖他多年奋斗才买得的住宅为纳尔逊还债的双重打击之下，在一个夜晚他像年轻时代那样逃跑了，去到佛罗里达。他既没有亲人又没有朋友，往事如烟，毫无期盼，十分的孤寂。他心肌梗塞又一次发作，已不可救治。他在弥留之际知妻子和儿子赶来，他却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这部小说包括了里根政府行将结束和布什政府上台之初这一时期的种种的社会、政治事件。小说无论在描绘生活的丰富性还是在反映社会的深刻性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从而给“兔子”小说系列打上了一个漂亮、圆满的句号。

目 录

第一部 佛罗里达.....	(1)
第二部 宾夕法尼亚	(260)
第三部 心肌梗死	(499)

当代美国社会变迁的斑斓画卷

——厄普代克和他的“兔子”系列小说

..... 薛相林 张敏生(736)

第一部

佛罗里达

“兔子”安格斯特罗姆站在佛罗里达西南地区机场上，夹裹在圣诞节期间被太阳晒得黝黑的人群之中，猛然间，他产生了个古怪念头，似乎他前来迎接的、那即将着陆但仍在冥冥苍空飘动的，不是他的儿子纳尔逊、儿媳勃鲁和他们的两个孩子，而是纯属他个人更加不祥的兆头：他自己的死神在朦胧中形如一架飞机。尽管他站得离候机室的冷气机很远，但这一想法还是令他感到透心地凉。这30年来，每次见到纳尔逊都使他心神不安。

机场比较新。开车去机场要顺75号州际公路走，从21号出口出来后再开3英里支路。这条路两旁排列着瘦高的棕榈树，墨绿的百慕大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这段路好像哪儿也不通：路边既没有广告牌，没有一眼即可辨认的单位和机构，也没有那种用白隔热瓦作顶的低矮的房屋

——这种房子在此地比比皆是。你还以为走错路了呢。后视镜里有一辆带活动车篷的红色卡马罗，正急匆匆地追上来。

“哈里，没必要开得太快，咱有的是时间。”

汽车驶入大道时，“兔子”的妻子简妮丝这样对他说。她最近学会了用一种谨慎小心的腔调说话，好像他是一个过早衰老了的人，这使他极为不快。他望了望她，看着她将一缕不停地抖动的花白头发从她那被晒成棕红色的鸭蛋形脸上推到后面。“亲爱的，有车在后面紧跟着呢，”他边说边将车开进右车道，并让车速计的指针颤到65以下。那辆有活动车篷的卡马罗嗖地开了过去。开车的是一个棕黑色皮肤小妮子，她头戴灰白空姐帽，嘴唇下巴前伸，车驶过时她连瞥都不瞥他一眼。这也十分令他恼火。卡马罗车尾箱和保险杆设计独特，从后面看去它就像一张嘴，两片肥厚的金属嘴唇张着，像是在对他发出嘘声。没准儿哈里被吓着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终于看见机场了。那是一排低矮的白色建筑物，如同那些被太阳晒旧了的医疗所放大的翻版——牙科、脊柱按摩科、关节炎科、心脏科，合法的医疗；这些为老年人服务的医疗所一个接一个排在这个州各条大道的两旁。整个州都把你当作小娃娃；汽车可以一直开到离茶

色玻璃门只有几步远的地方。进去以后，上楼便到接机处，低矮窄长的空间全呈灰白色，像那个傲里傲气的小妮子的帽子的颜色。还有音乐。当然，这种音乐只有当自动楼梯停运或者牙医不再钻你的牙时，你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只有弹拨乐，没有声乐，从来就不打算让人听，它像空气中的一种罩子，为的是掩盖寂静，以免你想到死亡。在这低矮狭长、优雅的空间很少见到广告，像那段公路一样。这却使“兔子”联想到了什么，他先想起空调系统的管道，后又想到教堂里用作墓穴的地下室。这地方还像电影里那些方方正正通向未来的甬道。经过摄影机的拍摄技巧，便使人升入太空，让人们知道他们正从一个星球飞向另一个星球。到2001年他还活着吗？他摸了摸身边简妮丝的腰，以减轻这突如其来对末日的预感。简妮丝身穿白色全棉网球衣。她的腰粗了，也不柔软。她逐渐有了油桶一样的中年妇女体型，腿越来越细，手臂肌肉松弛得像煮熟的鸡，肉都要掉下来了。在那件汗湿了的网球衣外，她罩了件黄色大孔机织羊毛衫。她没有系羊毛衫的扣子，只是为了披在肩上抵御候机室空调机冒出的冷气。虽然太阳镜在她两眼周围留下了苍白的圆印，但她这身衣着和她那被日光晒黑的皮肤使他由衷地替她感到自豪，因为她像其他有能力来这

里的美国祖母们一样，来到了这块永远年轻、阳光灿烂的土地上。

“A 5 号门，”简妮丝说了一句。她还以为他刚才看她是问一个技术性问题呢。“从克里夫兰经纽华克来的飞机，”她说得简单扼要，颇具事业型女性的风度。她到中年，尤其是她母亲 7 年前去世以后，培养出了这种作风。母亲遗留给她这个车行：斯普林格尔汽车经销店及全部资产。在宾夕法尼亚的布鲁厄镇只有两家丰田车代理商，她的店便是其中之一。他们家的人都管它叫“车行”，因为起初这里是弗雷德·斯普林格尔，即已故的弗雷德·斯普林格尔，做二手车买卖的地方。他因纳尔逊而重生。他的遗孀贝茜和女儿简妮丝总有些稀奇古怪的念头，她们像两只瘦骨嶙峋的虾一样令人捉摸不透。这就是哈里与简妮丝半年住在佛罗里达的原因——纳尔逊便可以自由自在地管理这个车行。哈里当销售部主任 10 多年了，他和查利·斯塔夫洛斯共同管理。可是，他岳母在遗嘱里连他的名字都没有提到。多年以来，他与她住在约瑟夫大街那栋阴暗的房子里，听她侃弗雷德是怎样的一个圣人，听她抱怨她肿胀的脚踝。全部遗产都归简妮丝所有，而他在斯普林格尔家族里，似乎根本不值一提。纳尔逊一家住进了约瑟夫大街这所房子，只需支付房屋

维修费与税金。由于雅皮士们从布鲁厄东北部跨过大山涌进加基镇，这幢房子现在怎么也值30万美元，更不必说他们在波科诺斯那所别墅了。在那个地方，连森林里的木屋都已价高百倍，还有在河南111号公路旁这块占地4公顷的公司地盘，怎么也能从一家高技术公司手中得到上百万元。10年前，许多高技术公司来到布鲁厄，以利用这里破产的工厂、贫困但掌握了高技术的劳动力和墨守陈规的简单生活。简妮丝很有钱。“兔子”很想与她分享他突然感到的冰冷以及那从天外飞来的飞机幽灵，可是她却像长了硬壳一样拒绝了他。她腰部的衣服又厚又硬，像一张湿牛皮。他只好独自陪伴他的预兆。

接机的人们在里根当政最后一年圣诞节后的这个星期2下午聚到一块了。一个驼背小个子蹒跚着从他身旁走了过去。他具有似乎犹太人都有那种别扭的利索劲，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安格斯特罗姆的存在，在哈里身后朝他老婆叫了一声：“来呀，格莱斯！”

格莱斯，哈里心想，对犹太女人来说可是个怪名字。可也许并非如此。她们常用圣经上的名字如雷切尔，埃丝特，可也不一定，也有叫巴巴拉和贝蒂的。他仍在使自己适应这里的犹太人，向他们学习，试图汲取他们的哲学思想，那使他

们能如此牢牢控制世界的哲学思想。这位驼背的老头儿穿一件粉红衬衫和一条红色的宽松裤子。看他跑起来那个样子，好像即将降落的那架飞机是要从华沙开出的末班火车似的。当初哈里和简妮丝计划往这儿搬的时候，他们的佛罗里达顾问们，主要是查利·斯塔夫洛斯和威伯·麦凯特，对他们说墨西哥海湾一侧是基督徒的海岸线，不同意他们去犹太人的大西洋海岸。但是哈里并未发现这一点。据他所知，佛罗里达跟纽约、好莱坞和特拉维夫一样，全是犹太人的天下。事实上，他和简妮丝在这栋楼里显得很特殊，成了异教徒。人们认为他们很机灵。那个小老头跑了起来。他怎么也有70岁了。他在供人休息的椅子中间左躲右闪，以免在到达旅客出口处之前碰伤自己。哈里看着他，无限懊丧。他自己这块头，用最公平的磅称一称也有230磅重，如同年月加上去的层层毯子，紧紧包裹着他这55岁的年龄。他在这里的医生不停地告诉他不要喝啤酒，不要贪食，他每天刷完牙都发誓听大夫的话，可第2天一见阳光，他便又饿了，只要是咸的易嚼的东西他都想吃。他的老篮球教练马尔蒂·托特洛临终前对他说，你老了的时候吃来吃去，总吃不到该吃的东西。他是怎么说的来着？有的时候“兔子”灵魂感到拖着这么个身体都快晕倒了。他感到肋骨有些疼痛，

并向手臂延伸。有时又感到阵阵气短和莫名奇妙的胸闷，像被什么东西压迫着。在他孩提时代，他感到疼痛时有人替他担心，周围的大人们还能替他把疼痛笑跑。现在他明明自己成了大人，必须自己替自己笑跑疼痛。

一家五光十色、凹进去的商店破坏了机场这庄严的灰色。商店卖报纸、杂志、糖果、珊瑚纪念品，还卖古里古怪的浅色T恤衫，上面印着佛罗里达西南部是如何的一个天堂。简妮丝停下说：“请等一下，让我看看他们有没有新的《爱尔》^①。没准儿我得借这个机会去那边上趟厕所。天气一直这么好，回家的路上车辆一定少不了。”

“现在你才想起来，”他说，“好吧，要去就去呗。”她那玛米·艾森豪威尔式前刘海儿随着年华流逝变得越来越稀了，咸水和潮湿使它弯了起来，她看上去有些孩子气，事实上是机灵。

“至少还有十分钟呢，真不知道那家伙慌个什么劲儿。”

“他只是热爱生活罢了，”哈里说完便顺从地等她回来。她去厕所时他忍不住到商店里花45分钱买了一块普兰特牌松脆花生薄片糖吃。包装上写着：正宗普兰特花生糖。那块糖在运输中断成

① 一妇女杂志名

两半，他想留下一半给孙子和孙女，让他们回家时在车上吃，他们准高兴。然而头一半的味道太好了，他不禁把第二半也吃了下去，还把纸包里的糖楂倒在手心，像个食蚁兽似地舔了个干净。这时他想再买一块好让孩子们与他在车里共享——“快看爷爷有什么！”车拐进75号州际公路时他们会说——但是他不敢担保自己不再把它吃光，于是强迫自己站在原地朝窗外望。机场的窗子设计得很大，可以看见机场跑道。这样，如果飞机坠毁，大家便都可以一饱眼福。机身像个火球，翻转着往下掉，机翼也被甩掉了。他一边用舌头舔粘在牙缝里的花生糖残渣和玉米渣——感谢上帝，这些牙还都是天生的，连前面的牙也不是镶的——一边朝外面看：下午的阳光强烈地照在机场上，往远看，跑道呈三角形，一马平川的佛罗里达，除了靠近灌溉系统的地方是绿色以外，到处是一片焦黄。冬天连影子也未见，气温总在华氏80多度。在这儿过了4个冬天后，他知道冬季从墨西哥湾刮来的第一场风就像刀割一样，如果你早上出门必须穿毛衣，直到晌午才可以脱。然而这个12月除了月中有一次寒潮外，其余时间就像宾夕法尼亚的9月份——仍旧很热，只有欧洲七叶树的叶子变黄、空气稍显干燥、以及蝉不停地鸣叫，才使人感到夏天过去了。

那块糖下肚后死亡的感觉又向他的心脏伸出了爪子，像钻石戒指的卡子一样卡在心脏上。马克思·罗宾逊，全国首位也是仅有的1位黑人新闻广播员；罗伊·奥比森，常穿一身黑，戴黑色太阳镜，能用女高音嗓门唱《美丽的女人》；圣诞节前，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在离苏格兰地面5英里上空像一个烂瓜一样四分五裂，把所有的尸体及燃烧的飞机残骸撒遍小镇上的高尔夫球场与街道。那个小镇像格罗卡莫拉，可真名叫什么？洛克比。试想，你坐在座位上，被巨大的罗尔斯—罗伊斯引擎发出的轰鸣所吸引，空姐给你送上各种饮料及盒装食品，你为没有误这班飞机而欣慰，现在没有什么事可做，该放松一会儿了。这时，随着巨大的爆裂声及杂乱的尖叫声，安乐窝掉了下去。你的下面除去漆黑一片，什么也没有，你的胸腔被简直无法吸入的可怕的冰冷挤压着。虽然你难以相信会有这般冰冷存在，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确被装进压得不太实的行李箱，当你往外拿衣物、脏裤衩及海滩浴巾时，则把与这些东西混在一起的外空来的死一般冷酷的寒冷一同取了出来。报纸上说，就在昨天，有一架从罗彻斯特飞往亚特兰大的喷气式飞机在3100英尺上空被撕开了一个大洞，万幸的是它在西弗吉尼亚着陆了。什么都会土崩瓦解，飞机会，桥梁会，

里根领导下的这8年也会。这8年里，没人管理经济，人们在相信上帝的信息下凭空挣钱，债台高筑。

哈里一生中为了参加销售会议到处飞来飞去，9年前还与另外两对夫妇飞往加勒比地区，但是与简妮丝来佛罗里达时，他们总是开车，所以现在他们有车。纳尔逊可能会埋怨，因为这里只有1辆车。按说这辆卡莫利小面包车能坐6个人，可纳尔逊总好单独行事，为了别人捉摸不透的差事把车开走，一出去就是几个钟头。纳尔逊可真令他头痛。哈里一直在舔那块塞在上犬牙后的玉米楂，直到舌根发疼才罢休。

今天上午那份《迈厄堡新闻》上还说，在劳德戴尔堡有个孕妇，昨天被抢劫犯打死。肯定是个黑人，但报上没说。现在他们不说了。她死了，孩子被凯撒里恩区的大夫救了。报纸头版还登了一个采访报道。有一个家伙挟持一个12岁的小姑娘，强迫她吸毒，奸污了她，还把她活活烧死了，可这家伙却抱怨说死牢里的蟑螂和老鼠太多。他对记者说：“我总是尽量往好处做，可我不是天使，我也不是杀人犯。”他这番话令哈里大笑不已，笑声如同某种铃铛在响。既非天使亦非杀人犯。与那个叫班迪的家伙不同，他在几十个州杀了几十个女人，目前已在这儿的塔拉哈西监狱蹲了10